

曾文正公全集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杜

續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尋常演算之時，忽逢難題，窮思冥索，未易解答，試問：精神上所感痛苦何如？

倘君已備~~~~~

算術難題五問詳解

於一切困難，即可徹底解決，

下筆敏捷如飛，毫無思索之苦。

「所選材料」：完全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個個算題，切合實用，包羅美備。舉一反三，有駕輕就熟之妙。

「解答順序」：一擬題，二公式，三詳解 重要之處，俱加圖例，剝繭抽絲，無異熱心教師，當面指導。

「編制方式」：先整數，次分數，從簡單至複雜，關於四則算術最不易解答而又常遇的難題，一覽無遺。

本書為算術書中僅有之創作，從四則習題之基本訓練中，使人人獲得數學之深切認識與應用，包括算題五百個，分為五十二類，每一算題，必用淺顯的文字，推究其原理，闡明其變化，與普通算術課本之編制與內容，截然不同，讀者備此一書，以供參考，不特任何難題，俱可自由解答，且一經就習，於日常或考試計算時，可養成敏捷之習慣。

第一冊 · 定價八角

曾文正公批牘卷四

同治五年丙寅歲，八月起，北征行轅：

安徽撫標振威營李鎮南華稟奉札查復蒙城麥捐等情：

蒙城瘠苦，實較他處爲甚，而苗捻積習濡染太深，非廉潔剛正，不能挽回人心於萬一。故查圩委員，本部堂常常諄囑，總以絲毫不取於民，爲立信之本。麥捐等項，所得甚微，所失信者甚大。委員方嚴禁圩長不准有需索之弊，城內紳董又傳令圩長代寫捐輸，不特圩長無所適從，久之，民間必疑查圩係爲斂費起見，實於圩務大有關礙，不得不從嚴禁革。至募民畏罪匿營，該鎮素與苗捻爲仇，諒不至容留此輩。或有無知營弁，收用匪人，如稟中所言者，仰仍遵前札，隨時訪查辦理。該鎮從前身經百戰，力保危城，本部堂豈忍忘其大功，而求其小過？且孫部郎并無戰功，僅能拒苗，本部堂尙爲奏雪其冤。該鎮拒苗既堅，戰功尤偉，豈不知加意成全，但須革除私捐，拒絕匪人，自保令名，而後人皆愛惜而保全之也。勉之毋忽。

潘臬司鼎新稟：賊在荷曹大軍由南路遏之，較有把握，等情。

該軍二十三日行抵單縣，可謂迅速。張牛等酋尙盤旋於曹河之間，未卽渡運，東軍業已嚴爲準備。聞李統領於十九日亦至。

濟寧刻下河水較深，人心當可稍定。不知運防究竟靠得住否？該司先赴嘉祥，想與李統領熟商後，卽已巡河北去，專顧運防根本，以慰東人之望。劉軍門、劉臬司等軍，日內計已抵曹單一帶。曹境三面皆水，若各軍由南路遏之，使不得出，收功較易。衆議皆係如此。然今年春間，羣賊皆在水套，我軍甫將合圍，而該逆旋又西竄，特恐此次亦未能如願耳。該司一軍總以力扼運河爲主。前劉襄辦來此言：『賊若萬一不幸渡運，祇好反守運西驅之海東，以圖殲滅。』本部堂雖勉強許之，而猶諄囑其『認真防運，不可預作不幸之想。』劉襄辦當與該司道及矣。運東二千餘里，崇山峻嶺，賊若東竄，未必可以殲滅，而擾害完善之區，本部堂與閣部院暨該司李統領，皆被東人怨憾。公私有損，故願該司力主守運也。

委辦蒙城圩務桂令中行稟查獲募民李全信等九名，訊明正法，由。

鑒賞錢八千，已於另摺飭知徐臺矣。近皖南劉鎮松山與宋鎮慶極爲和洽。據宋鎮言：『蒙臺昔之從賊者，邇來甚有悔心。惟因查辦甚嚴，不敢復歸蒙臺故土。若稍邀寬典，准其贖罪自新，則蒙臺思歸者多，捻黨可解散一半。』等語。該令辦理圩務，極爲認真，成效已著。仰細心查察，如宋鎮之說可信，則大猛之後濟之以寬，以後不輕誅戮，專令改過自新，亦是一法。仰會同朱令斟酌稟復。

朱牧式雲稟報：率營到臨淮日期，由。

敬營拔隊後，該軍應以兩營紮於北岸，一營紮於南岸，守護米倉，不可零星分駐。前此防守臨淮各軍，聲名俱好。該守宜加意整飭營規，嚴禁騷擾。軍營之有聲名，猶人之有衣服，山之有樹木，有則令人起敬，無則十分可憎。該守宜諄囑營哨弁勇，人人自愛，至囑至囑！

襄辦軍務劉臬司秉璋函報：探聽捻逆竄擾情形，二件：

十九、二十兩函均悉。前因賊黨分股竄擾，本部堂檄飭銘鼎樹三軍追剿任賴等逆，而令該軍會同鮑軍門劉鎮楊鎮剿辦張逆一股。業經照會在案。茲據稱：該逆已向汝州北竄，有窺伺河洛之意。該部應即跟追西去，貴襄辦志趣堅卓，應趁勞乏艱難之時，咬定牙根，向前做去。熬過幾次，衆人自不敢輕量書生不耐艱苦矣！

統領毅字營宋鎮慶稟：防守黃河，賊蹤偷挖未遂，緣由：

防河之議，順賈魯河以上直守至京水鎮爲止。李撫部院來函，亦係如此。本部堂深贊其策，勝於原奏之所議。正擬興工分汛，該逆又分股東竄，祇能暫緩河防，先檄銘鼎樹三軍赴山東追剿矣。其西竄之賊，檄令霆軍與劉鎮之湘軍、劉楊之淮軍，跟蹤進剿。昨准李撫部院函稱，亦令該軍剿辦西路，不知能會合諸軍，力保河洛否？至本部堂所部各軍，惟劉軍門係建議守河之人，潘臬司贊成其事，故責成二人修工守河，均未嘗稍有推諉。此外諸將，則紛紛推諉，均願游擊，不願防河者，興工之時，荷鍤負土，十

分辛苦，不比游擊者之半行半住，稍覺安逸。防河者，工竣之後，保守汛地，厥罪甚重，不似游擊者，易於報功，難於見過。故勇丁願行路，不願挑土；將領願做活事，不願做笨事。人情大類然也。聞該鎮樸實耐勞，向不取巧，既知守至京水鎮，可保黃河大隄永無北顧之憂，即應躬任其難，無令推諉者效尤可也！

鮑軍門超稟：軍抵汝州，偵探賊情，由：

昨接永寧縣稟，據稱：『九月廿二日，賊撲該縣。』偃師縣稟，則稱：『廿五日，賊又回竄宜陽西之三鄉鎮。』現在無論賊竄何處，貴爵軍門總以力剿西路一股爲主，總以本營專人確探爲憑。各路地方官探報，不足盡信。目前賊勢東西分竄，東路任賴較弱，西路張逆較強，此人人所共知者，并非東路強而西路弱。若霆軍舍張逆而尋任賴，則外間必笑其尋弱者開仗，則霆軍之名稍損矣。貴爵軍門務宜專心西剿，不可另作比較。凡賊在豫境河南南陽兩府、陝汝兩州，均請跟蹤追剿。若賊入秦省，則不必越境勦辦。貴軍此次入豫，紀律嚴明，毫不騷擾，各處函牘無不稱讚，此爲可喜。惟尚未與賊接仗，向來霆營敢戰之名，外間佩服者多，責望者尤重。務須確探張逆所在，痛快一戰，以慰民望。若因山路崎嶇，轉運艱難，糧食不便，行走稍緩，則可改勦東股，則不可也！

委辦蒙城圩務朱令名稟復蒙邑現在情形：

宋鎮之言，是否可信，本部堂前次所批，本令該令等斟酌稟復，并未據爲定論。此稟所陳，確有見地，洵爲閱歷有得之言。以後

仍須認真查辦，其有一線可原者，苦口開導，令其自新，費一番工夫，自有一番效驗。否則多殺虎狼，不爲損德，多刈稂莠，正以養苗。總不使當捻者視同商賈，出入自由，乃可日有轉機。至整頓營務，亦非空言所能做到。該令如查有真係捻首，而倚仗營中爲護符者，儘可指名密稟，聽候酌辦。

提督馬德昭稟挑築壕牆大概情形

現在西竄之賊，去豫已遠，東竄之賊，如運防守住，回竄乃意中之事。京水鎮一帶隄牆，目前究有幾分工程？趁此無警之時，實力修築。所有牆高一丈，寬一丈，壕寬一丈，深一丈五尺。果能如式，則屹若堅城，該逆萬難飛越。在各處工程，皆與文書所限尺寸不符。惟安慶金陵前挖圍城之濠，山東今歲修運河之牆，工作與文書相符。貴軍門所分一段，若做得十分堅實，則各段皆可照樣爲之。天下事，總貴有賢者倡立好樣子也。

王道成謙稟帶隊回開河駐防由

該道帶兵未久，而前在貴縣任內，搜除積匪，實能力遏乾萌。此次剿洗黃崖土匪，辦理迅速，仰蒙恩命，薦擢監司，益宜加倍謹慎，力求實踐。無論軍事吏事，皆從勤廉二字做起。勤，則事之情者無不舉；廉，則人之汙者無不畏。刻刻以此自勵，以此教人，自有振興氣象。目前巡防雖可暫鬆，逆匪渡運之謀，狡譎百出。該道防守開河，仍須不分畛域，兼顧他處。冰凍之際，深爲可慮，不可一日忘戰也。

老湘營劉鎮松山稟懇給發欠餉由

該軍請給欠餉，本部堂上年十二月內批准，由湘鹽局按月提銀一萬兩，原令在於長沙就近設局，派員經理。嗣該鎮稟復局中難於分布，按月派員領解來營，陸續給發。又經本部堂批准，以爲銀既有著，早遲總可領到。乃本年五月間，湘局之銀未到，來營候領勇丁，在徐至九百人之多。該鎮稟請發銀四萬五千兩，又經本部堂於每月一萬兩之外，札飭徐州糧臺另發銀三萬兩在案。今該鎮復請於周口糧臺籌發銀三萬五千兩，不言借領，竟似又另請添發者。現在淮軍餉項，去歲僅發八關，今歲僅發九關，欠餉未補分文。而銘鼎等軍追賊勤勞，實過於湘軍，湘勇於滿餉之外，又月給舊欠一萬已極優矣。而該鎮多方設法，索取欠款，殊不可解。若謂號勇來營者多，刁難逼迫，該鎮既知湘勇如此刁難，不應稟請添募四營。本部堂亦悔不應准添四營。看此情景，將來難免有唐金兩營徵休之變，不如少一營，少一營之事端。仰該鎮即行派員至中途攔截，無論行至何處，即在何處截住，多給途費銀兩，就地遣散回籍。本部堂一面咨明湖南李撫部院，如尚未起程，即在長沙遣散。本部堂自統帶老湘營以來，自問待該軍并無刻薄之處，該鎮將此批鈔出，徧示營哨弁勇可也。

老湘營劉鎮松山稟懇仍准添設新四營以敷勦賊由

新招四營，業經湖北暫留澠口設防，昨已批令該鎮暨緩前往截止。將來澠口撤防，仍准赴豫省歸該鎮統領。該鎮向來辦事

頗有忠勇明決氣象，前次請銀一稟，未免太不知足，深恐流入鄙瑣一路，是以嚴批訓誡。本部堂待人常如師之待弟子，有戒飭成全之意。嗣後隨事留心，總要銀錢看得輕，然後志氣振得起。如果統領毫無私蓄，各營將士無不共知共諒也。

補用道王勳稟請咨商通行修寨由

湘省功名太盛，元氣發洩，漸少誠樸之風，本部堂時切隱憂。所可慮者，不獨哥老會一端也。哥老會傳染甚廣，勾結祕密，然以目前時勢而論，挺身出爲我首者，或尙無人，會以此意商之李撫部院，亦謂逐漸消弭，可無大礙。該道情殷桑梓，具有遠識，惟修築寨堡一層，事經創始，衆情必難允從。具依山守險，此是防禦外寇之事。若本處內患，一經築寨，譬猶醫者之引疾入內，會匪即可憑寨以起事，據寨以負隅，防患而適以滋患，亦非萬全之策也。候錄此稟，函商李撫部院相機酌奪。

鮑軍門超稟探聞賊又遁回京山天門德安一帶，俟到襄陽後，覬賊所向，相機截擊，由

初八、初九、十一三次來廣，均悉昨准會爵部院來函，賊於十六日竄至義堂鎮，離德安城四十餘里，必向孝感大路奔竄。此次貴軍門自行奏明先勦東股，仍未與賊一遇。朝廷必不以爲然。本部堂籌畫月餘，無兵入秦，尤覺無以對秦人。適接喬撫部院函稱：『靈軍若由荆紫關入秦，轉恐逼賊愈西。』等語。十一日已改檄老湘營劉鎮由滬關入秦。該鎮十四接信，十六拔營，年內計必入

關，極爲迅速。西路有此接兵，已可慰秦中之望。貴軍門仍當勦辦東股，能將任賴痛勦數次，庶幾上可以對聖主，下可以免物議。一切進兵之機，宜就近與會爵部院隨時熟商。本部堂與李爵大臣均不遙制。惟擒匪狡猾異常，我軍追勦宜速，進隊卻宜穩，仍須步步顧定後路，防其抄襲。今年六月，老湘營在上蔡等處大戰，聞貴軍門曾派人往看，想已得其大概矣。至探報尤爲要緊，最難確實。貴軍九月十六自南陽拔營，若徑赴魯山，儘可攔截張逆，不令入陝。乃因探報之誤，繞至裕州，失此機會。昨初十日，至平林砦，若趕緊進兵，十二三日或可見賊接仗。乃因探報之誤，十一日折回襄陽，又失機會。以後務須多發探馬，到處探問，慎無輕聽人言也。

婁鎮雲慶稟由湘起程赴直由

直隸綠營兵制，現經劉督部堂實力整頓。初奏分立六軍，擬派貴鎮總統古北口一軍，嗣又添設二軍，正定即居其一。不知總統有無更動。貴鎮久歷戎行，戰功迭著，赴任後，振刷精神，勉圖報稱，正可爲劉督部堂指臂之助。綠營廢弛已久，練兵較之練勇，其難數倍。然挽回積習，總從勤廉二字做起。勤則事之情者無不舉，廉則人之汙者無不畏。盡一分心力，見一分功效。守定靈軍善戰之法，而又紀律森嚴，秋毫無犯，則聲名大起矣。

同治六年丁卯歲正月北征行轅

潘臬司鼎新稟正副等五營分守長溝，到防日期，由該軍移守長溝至濟寧一帶，河防鞏固，至以爲慰。任賴等股

久擾鄂中，又由雲夢折而西竄。廿一日，樹軍迎勦於德安之王家灣地方，張鎮追賊過猛，力戰陣亡，曷勝痛惜。秦軍亦於十八日大敗，幾於全數覆潰，賊氛大熾，不特西事棘手，即東股正無了期。本部堂到徐以後，擬練一支可靠馬隊，備李爵大臣前敵更換之用。該司志在滅賊，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有良謨，可以制勝。

樹字前營劉克仁等稟統領張鎮捐軀，救援未及，會請參辦由。

張鎮身先士卒，力戰捐軀，聞之曷深痛惜！該統領前在江南剿賊，迭著戰功。上年隨同北征，馳驅齊皖豫鄂四省，見其樸厚果毅，言不妄發。仁愛士卒百姓，出於至誠。方冀仔肩大任，戡定中原，不意追剿過猛，遽隕將星，賊饒日長，尤深悲憤。該營官等救援不力，雖由賊勢過重，亦屬咎無可辭。一切戰狀，想李爵大臣會同部院先後詳細入告，本部堂亦當專案具奏，慰逝者於九原。張鎮靈柩回廬，不知應從何處登舟，汝寧至三河尖，可通舟楫否？若來周口，恐迂道太遠，至樹字全軍隊伍，應由營務處劉鎮帶赴周口駐紮，聽候李爵大臣調度。本部堂已有函商之矣。

王道勳稟湘鄉縣治亟宜創造城垣等情：

該道留心時事，為保護桑梓之計，意識頗為深遠。惟修築寨堡，事屬難行，已於前稟中詳晰批示。至創造城垣一事，工程浩大，計算經費至少須十萬餘金，談何容易。各營累捐之後，亦不宜派令再捐，即捐亦屬無幾。凡築城非定進城，概平放實砌，斷難堅固。

湘河瑪瑙石雖多，祇可為填塞城基之用，萬不足以成城牆。若欲藉此以省經費，殊非經久之道。湘鄉本無城池，相安已久。忽欲辦此數百年未有之事，本部堂不甚以為然。同治元二年，間曾議於安慶建立貢院，業已買地平基，購木牌，開軀密，費錢三萬餘矣。以其為向來所無，恐風水不利，卒未敢主張辦成。今本邑正盛之際，不知修城是否有礙風水？本部堂亦不敢主張也。惟願同縣士大夫，常留儉樸之氣，不務奢，不取巧，刻刻戒懼，修省以迓天庥，所謂久遠之圖，或即在此。若僅恃築城浚池，則十年以來有城而遭慘劫者多矣，未必竟能安如磐石也。該道讀書明理，望與同邑有識之士熟籌之。

鮑軍門超函讀一件：

前次貴爵軍門自行奏明，先剿東股，輾轉延誤，總未與賊一遇，已不免為人所笑。此次於東股奔竄未定之時，忽又奏明入陝日期，殊不可解。本部堂於十一月十九、十二月初三兩次寄信貴爵軍門，一則再三叮囑，十分謹慎，不可乾說一句。一則說明俟抵秦境後，如行路幾日，開仗幾次，儘可自行具奏，斷不可以空言入奏，徒令朝廷生厭。等因言之極詳，何以全不理會？未至秦境，又急於發報。任賴凶餒極盛，尚未出鄂境之際，會同部院不候準信，於十七日咨請貴軍入秦，本嫌太速。貴爵軍門又不候準信，遽行入奏。現在賊蹤蔓延鄂境，霆軍又不能西行，終年未做一事，而秦報忽東忽西，自相矛盾，宜外間紛紛議霆軍難與共事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張鎮樹勦賊力戰捐軀并現在賊由京口竄向白口一路等情

張鎮忠誠篤厚治軍愛民衆論翕然此次追勦過猛遽爾捐軀實爲痛惜李爵大臣已奏請優卹賜諡本部堂亦當附奏一爲表章慰逝者於九泉周家口士民紛紛營齋營奠擬補請在該處建祠以妥忠魂貴軍二十三十四日接仗後該逆仍竄白口一帶頃接鮑爵軍門來函賊蹤於初二日已至王家集距樊城僅六十里蹙軍即可出隊迎剿貴軍門如能會合夾擊當可得一二好仗也

同治六年丁卯歲正月十八起徐州行轅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張編修受傷殞命并戰仗情形

來牘已悉貴軍初至西安正值賊氛極熾之時初六日馬部賊大股猛撲七八次我軍奮勇鏖戰以遠道馳援之客軍當凶鋒方張之劇寇再接再厲已獲勝戰而張編修竟以力戰殉節聞之大慟前年本部堂初招淮北勇丁實欲逐漸擴充於淮湘兩軍之外另開生面張編修能耐勞苦文員中實無其匹而性情之誠懇志趣之超邁學識之深邃操守之廉潔均能卓然自立方冀養成利器共濟時艱不意千里赴援一戰而死浩然長往齋志無窮貴鎮少此幫手軍勢愈孤本部堂相離甚遠尤不放心務宜慎之又慎切不可猛浪輕進賊在西安附近則宜傍城立營保護省城賊

向西南不可孤軍進追或致疏失賊至同朝一帶則宜傍渭水河水立營與晉軍常通聲氣但能自立於不敗之地總可徐徐圖功敬字三營護送張編修靈柩至徐州府城本部堂祭奠後再回靈壁本籍張編修死事情形卽日專摺具奏陳請優卹并將身後各事妥爲料理以慰忠魂仰卽傳知敬字三營勇丁并令該營官沿途嚴加約束無許騷擾留此令名以慰張編修於九原亦貴鎮所以報良友也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探報賊情由

十八日發去一批計將接到該逆前破秦軍氣餒方張驟爲貴軍所敗積其凶憤以求一逞貴鎮偵知賊情絕不懼具見膽識過人惟臨陣之際務須穩而又穩倖敗不可猛追孤軍不宜深入恐其勾合同黨彼衆我寡或致疏失在西安則宜靠省城以爲根本在同朝則宜傍河水渭水以晉軍之礮船爲根本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急戰緩戰其權在我則勝算可操矣

蔣道凝學稟陳甘省各營艱窘情形

甘省久經荒亂雜糧石值百餘金兵民交困卽賊勢亦復難支該道激厲飢軍馳驅險阻搗穴擒渠可嘉可敬楊部堂兩載危疆竭忠盡智可謂獨爲其難本部堂應允每月由江南協甘餉三萬兩許之甚堅後以一萬分撥寧夏解督轅者僅二萬兩已覺抱愧自去歲七月因高郵河決釐金大減每月協甘并不滿二萬雖本部

堂駐紮齊豫二省，不便再管江南餉事，然失此大信，實覺無以對楊督部堂。茲本部堂仍回本任，已於十五日抵徐州，十九接印視事。向來協甘月餉三萬兩，仍札飭江寧布政司如數撥解。雖未必有濟於甘，亦聊以踐夙諾耳。

樹字副營張鎮樹屏稟，隨同押隊送張統領靈柩至周口。

由：

該鎮之兄右江張鎮，忠樸勇毅，戰必身先。前此保衛桑梓，攻克蘇常，屢立功勳。此次以寡擊衆，血戰捐軀，實深傷悼。除由李爵大臣詳奏優卹外，本部堂當再具疏表章，慰逝者於九泉，周口士民紛紛營齋營奠，泣頌遺愛，蓋至誠所感也。本部堂薄具賻金挽幛，交王萬劍帶至樹營，仰蒸香薦告靈前，聊著軫惜之懷耳。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尹灤河接仗情形，并請暫爲休息，

十五日之戰，以誤聽後路驚傳，分隊回顧，爲賊所乘。蓋撥隊旋行之際，賊匪見之，疑爲潰奔，卽士卒見之，亦疑爲失利。未必人人知爲抽隊回救後路也。唐鎮誠樸驍勇，失此良將，於大局實有關係。深堪悼惜。惟銘軍立營以後，從未挫衄，得此小挫，亦足生將弁之敬慎，而窮軍事之變態。無折肱不成良醫，無垂翅亦不成名將也。貴軍馳驅太久，此番必須休息整頓。想李爵大臣已詳示矣。

襄辦軍務劉臬司秉璋呈請賞假調攝，由：

前據該司稟抵信陽，力疾從事，當以貴襄辦志趣操行，學識

精力，均可補救時艱，幸無因病退謝，遽萌善刀而藏之念。批答在案。茲據呈請假調攝，并准李爵大臣咨會，批答有奚忍藉病脫逃之語。公則中原寇亂日深，卽江淮亦難安居，私則患難相從日久，豈急時不相贊助，誠哉其不可逃脫也。

同治六年丁卯歲四月起，金陵督轅：

五河鹽釐卡賀承霽若稟，逕查張編修錫嶸身後各事，遂

一經理，由：

張編修家中情形，聞之倍增感愴。該承代爲籌畫，無微不至，洵屬不負死友足敦薄俗移家五河之說。本非經久善策。惟靈壁既無一可以依恃之人，不得不權目前之急，依倚該承，移居五河，尚可朝夕照料。仰於葬事辦妥後，卽令其全家移徙，統由該承一手經理。擬仿照右江張鎮之例，飭糧臺給卹，助銀二千兩，由五河鹽卡撥給，由徐州糧臺作核收放外。本部堂賻銀二百兩，由內銀錢所寄交該承經收。此二千二百金者，專供張氏孤兒寡婦度日之需，不准他人侵挪分文。此外，張編修在營尙有營務處及營官之薪水，又有公費，公長夫等銀，應由該承稟商徐道李臬司，嚴飭經手委員葉榮，逐一算出，共餘若干。又陝西及沿途獎金若干，張編修原有之房產田畝，價值若干，由該承商之李臬司，凌貢生通盤籌畫葬費及各用款若干，分給胞姪若干，留與孤兒寡婦者若干，一一具稟，批定存案。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連日追賊獲勝，由：

貴軍門整頓隊伍，士心益奮，此次剿敗大股，已屬得機得勢。曰：爲該逆久戀之地，局勢太寬，萬難合圍。惟有各軍更番互戰，步步穩進。我之銳氣常新，賊之凶鋒或可漸減。聞老湘營在秦，每戰皆用方城陣，刀矛鎗礮，抵禦良久，賊僞退一二次，皆不遽追。迨真退之後，尾追亦不敢亂隊。其殺賊之多，則在攻破賊巢時，認真搜剿，弁勇所說如此，不知果否。銘軍勇丁銳氣與湘軍等，而貴軍門謀略則又過之，應否參用湘軍近法，希精思而酌行之。

易守佩紳稟湖南援勦貴東各情形，擬籌變通辦理，由：

該守行抵銅仁，體察情形，爲湘黔兩省亟籌變通之法，地勢軍情，瞭如指掌。所論苗教之長，客兵之短，亦多精當之論。惟所籌變通之法，欲以湖南之餉責成貴東之官，收用貴東之民，則言之甚易，行之甚難。湘省援黔之兆，李周三軍業已深入黔境。今欲改令同貴東六府各籌戰守，非一二年難期有成。此局未成之前，湘軍遽撤，則匪勢亦將蔓延。湘軍不撤，則餉項無從另籌。一難也。鎮遠等六府，地有廣狹，費有多少，所論良是。該守意在收撫，戰守屯壘三事，然收撫則非痛剿後無從下手，戰守則選將極難，屯壘則其名最美，而其實則雖有巨款，尙難奏效。前年李爵大臣於常州辦理招壘，費錢二十萬串，究鮮實效。該守所稱六十萬金，無論湘省難籌此款，即使有之，恐用以整理鎮遠一府，尙未必確有功效。若分給六府，少者月僅數千金，三事必一無所成。二難也。辦事總以得人爲主，稟中所稱六府各得有體有用之知府，而又不計名

位之升降，本部堂閱歷十餘年，目中尙未見有此等人。得一已足戡亂，安得同時六人之多？三難也。劉撫部院於該守素有國器之目，前經過金陵時，本部堂與之論及，該府必思所以盡其才。現已到湘履任，與該府熟商黔省之事，本部堂因多嘗難險，故於視事太易者，必爲諄諄勸誡，示之以難，告之以誠。該守不必因斯言而遽自退沮，亦不可忽視斯批而輕議更張也。

統領老湘營劉鎮松山——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進勦擒逆情形

昨接陳臬司來信，言貴軍初三日之戰，秦中稱爲未有之奇功。可見衆論允孚，聲望大起。凡享大名者，無不從堅忍艱苦而成。上年貴軍援秦，本係獨爲其難，現在戰事似已站穩，而賊勢尙未大衰。此次緊追五日，逆蹤望風先遁，軍士勞苦疲乏，可憐可念。賊之趨向無定，我軍與之縱橫角逐，自亦隨時變化，無從預定。惟力顧河防，常通糧路，則貴軍之第一要務，刻刻不可或忘。至囑

潘藩司鼎新稟擒逆竄過運河，鼎軍馳赴東路援勦，由：

此次逆蹤東竄，剿疾異常，千里濠牆，三年辛苦，一旦前功盡棄。水涸固由天心，憊忽亦關人事，可歎可憂。目前防勦之法，局面大變。想李爵大臣不日東來，必已另有調度。至反守西岸之說，本部堂亦經熟思及之。運東幅員甚寬，該逆隨地擄掠，若非大受懲創，斷不肯即時回竄。況運隄太長，防兵甚少，去年東岸之功，煞費經營，始能成此規模。今東岸既不能守，西岸又豈可靠？淮軍勁旅，

不能不赴東府追勦。此外防河之兵無多，齊省清淮之防兵，未必可恃。官兵辦成西隄，非數月不可。此數月中賊之變態難測，正恐飽掠而歸，又將潰隄西竄，守而不固，逆籓更長，似反不如不守之爲愈也。本部堂因去秋守沙賈兩河無成，又多一番顧慮。故姑參一說，其成謀則必須取決於李爵大臣，免致築室道謀，紛紛不定耳。

統領老湘營劉軍門松山——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連日進勦捻逆情形。

此股逆匪疊經貴軍門痛加勦洗，回逆回折老巢，捻逆之勢更孤。昨接陳臬司來信，極言貴軍門接仗之穩，赴機之速，治軍之嚴，待人之和，卓然有名將氣象。公論如此，聞之欣慰。目前賊勢亂竄，已有滅賊之機。然看此局面，譬猶築河隄者，將次合龍，刻刻以走掃爲慮。惟願穩慎圖功，步步顧定後路，時時謹戒驕矜，庶終有成功也。

統領老湘營劉軍門松山——統領和厚營李鎮祥和稟：進勦捻逆及進駐渭北，安頓一切，情由。

捻逆馬匹甚多，竄走必疾。且以屢次挫敗之餘，尙存三萬餘衆，必係百戰悍寇。貴軍裹糧追擊，總須刻刻防其狡謀，步步顧定後路。勇丁追勦數月，積疲多病，勢所必然。務須格外體卹，病者憫其行役之勞，健者保其常新之氣。自貴軍入秦後，每戰必捷，本部堂深以爲喜。而軍士追勦太苦，恐爲該逆所乘，又深以爲憂。願貴

軍門時時體此意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分守膠萊河困賊情形。

捻逆盤繞福山等處，貴軍馳抵膠萊河防，會合諸軍，分段嚴守，目前已可遏賊西趨。此後守運之師，移來更替。貴軍門深入追擊，力任其難。惟於久勞之後，又值酷暑之際，山路崎嶇，民情狡猾，種種艱苦情形，殊深焦念。凡事爲之愈難，則得之愈喜。此次膠萊守局，貴軍門首創此議，朝廷主之，衆論隨之。機輔及齊豫皖鄂各省之師，亦皆踴躍用命。氣機甚屬湊泊，或者天時人事，竟有滅賊之機，亦不負貴軍門一番苦心也。

江南提督李軍門朝斌呈復姓歸宗，鈔函呈請核奪，由來廣具悉。貴軍門於始生之際，卽爲李氏撫養，艱難鞠育，至於成立。王氏本生父母，已隔絕不相聞問。事隔四十三年，直至今歲始有呈請歸宗之議，來轅具稟。茲又披閱所鈔李氏族叔傳誠等家信，其中所引典故，大半本於晉賀喬妻于氏表文，未必十分中禮。所述從前情事，稱王氏恩誼已斷，尙非過當之論。本部堂考核古禮，無與此案恰相脗合者。惟查古來名臣，如吳之朱然，本姓施氏，周逸本姓左氏，魏之陳矯本姓劉氏，宋之葉夢鼎本姓陳氏，卽當代名族如嘉興錢文端公之先本姓何氏，合肥李爵大臣之先本姓許氏，其後皆未歸宗，必有權衡於至當者。乃不爲世所議，本朝言禮之書，惟秦文恭公憲田之五禮通考最博且精。其所引金史張詩一案，詩本李氏子，育於張氏，閱三十年始知初議歸宗，

終以張氏無子，遂仍其舊。秦公稱張詩爲孝，今貴軍門王氏本生之父母，尙有衆兄弟承祀，而李氏撫養之父母，別無主後，正與張詩之事相類。權度禮意，貴軍門應爲李氏後，不必歸宗，毫無疑義。惟於李氏別爲一宗，於王氏不通婚姻，一以報鞠養之深恩，一以明族屬之大義。本部堂當奏明立案，以爲貴軍門家業之緣起。至王氏二老，以垂暮之年，目覩貴軍門身躋通顯，追念前事，義而兼悔，自屬常情。禮不忘其所自生，貴軍門天性肫摯，必宜曲盡敬養之禮，恩義周至，斯兩全之道也。

老湘營劉軍門松山稟擬率隊進勦各情，由：

貴軍勇丁患病太多，本部堂批令擇地駐紮，暫資休息。茲聞來贖，知病勇分別安頓，擬趁賊勢已衰之際，仍卽率隊進勦，具徵忠勇奮發，不避艱苦。古來大有爲之人，每於艱險之時，堅忍支撐得住，可做出非常事業。貴軍門獨當一面，氣不稍餒，卽是滅賊之機也。

馬鎮德順稟：由周口拔營，行抵台庄三里之黃林庄等情。勦捻自以馬隊爲最利，口外買馬到營，尙需時日。該鎮現統四營，能編洽一氣否？近時將領官階，多相等夷，難以分位相統屬。惟恃一片忠勇之心，臨危則居人之先，虛公之度，有利則居人之後。或者以德望爲同輩所推服，則所統屬可成一大支精騎。本部堂於馬隊一事，未能辦成，至今以爲憾事。該鎮熟習騎射，能於馬隊勦賊之法，實力講求，庶可爲本部堂彌縫闕憾，實有厚望。霆軍有唐

提督仁廉譚提督勝達，卽日當至徐州等處，亦望該鎮苦心與之聯絡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追勦捻逆獲勝情形：

十四日一戰，足以略寒賊膽。目下賊蹤游弋，然宿桃境內，貴軍與之追逐，諒必又有戰事。如各軍能更番互戰，使賊不得休息，則軍事當有起色。昨李爵大臣鈔來貴軍門信稿，能於軍事棘手之際，神暇氣旺，具徵識力過人。惟秋後賊無所掠，不打自散等語，猶未免視事太易，所望以銳氣辦賊，以小心慮事。古來才有成，有不成，所爭每在疏密二字，幸細參之。

潘藩司鼎新稟：連日勦捻獲勝情形：

此股捻逆經貴軍與盛軍連日兜擊，疊次獲勝，當可稍挫賊鋒。惟所稱『馬匹更多，迥非去年可比』等語，聞之殊深焦慮。該逆自去歲以來，總未大受懲創。我軍游擊之師，旣因守兵日多，而勦兵愈少，又因奔走日疲，而銳氣彌減。該司銳志滅賊，當此種種棘手之際，惟有加意忍耐，格外約束。與李爵大臣分憂分辱，第一求濂去擾民之名。蓋名望漸壞，則處處皆行不動，不得不諄諄爲該司切告也。

盛字營周鎮盛波稟：在阿湖鎮擊賊獲勝，由：

此股捻逆經貴軍與鼎軍連日兜擊，迭次獲勝，據潘藩司具報大略相同。惟士卒辛勞，糧食爲艱，殊深系念。軍事棘手之際，輿論之責望尤甚。聞淮軍近日聲名頗遜於前人，言雖不足盡信，而

爲統領者，尤須刻刻儆懼！李爵大臣忍辱負重，焦勞日甚，該鎮爲患難與共之人，必須仰體大帥憂勞之意，去一己之虛憍，戒勇丁之騷擾，軍中聲名不壞，終有滅賊之期也。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連日追賊獲勝，由：

貴軍門自灘上拔隊，十六日於安邱大獲勝仗，將賴逆一股殲除殆盡。二十四日復追至贛榆，斬擒益多。巨酋任柱以計斃之，謀勇兼施，勤勞卓著，捻中去此悍寇，與昔年粵匪中去一四眼狗情勢相同，曷勝忻慰！惟捻匪昔年既熾而復熾，屢衰而忽旺，未可遽存輕視，此寇之心仰更穩慎，追勦以竟全功。李爵大臣忍辱含詬，已逾數月，今當積憤少舒之際，尤望諸軍無忘臥薪之況也！

委統霆峻等營，妻鎮雲慶稟：霆峻營辦理情形，請示由：

軍中發餉全在統領一片公心，營哨弁勇無不佩服體諒，此營中第一好氣象。蓋統領之要錢不要錢，可以欺他人，萬不能欺營哨各官也。貴鎮新定發餉章程，待勇丁如子弟，既爲之節制，平日用度又爲之預留出營川資，但須經理得人，日久自然相信。前此敬字營張編修所統靈璧勇，亦係先發少半，後再找領，因立法不善，用人不當，竟至鬧事。該鎮此次立法之善，在於每勇夫各給摺一本，若各營管餉之人俱十分可靠，則勇夫雖始覺不便，繼而信之，終且感之矣。仰俟兩月以後，將勇夫之信服與否，再行稟聞。

妻鎮雲慶稟：霆副五營拔抵黃安，尙須整頓等情：

霆副五營已抵黃安，稍以爲慰，營規整肅，以發餉公平，統領

廉潔爲根本。該鎮來見時，本部堂誥誡再三，嗣後批發來牘，亦時時提及，不嫌煩複。本月初間，該鎮稟稱八箇月清發六箇月口糧，等語。本部堂以爲該鎮實心辦事，但恐辦理不得法，故批令兩月以後，勇夫是否信服，再行稟聞。乃詳加訪察，該鎮辦理此事，除發食米外，僅發小菜錢，并未令每勇每夫各發京摺，亦未出告示。營務處及營官俱未商量，勇丁因此逃去二百餘名，軍心無不怨恨。此應嚴查者一也。該鎮於八營每營提十八名，共一百四十四名，熊韓兩營務處各占四十二名，該鎮占六十名。各營官從而效尤，以致合營無公長夫，凡起軍裝、米糧等事，即派各營之勇，勇心極怨。此應嚴查者一也。營官哨官皆接家眷，先在船上，近又接至黃安城內外，各哨官扣每勇銀若干，作坐船費，甚至霆峻副左營唱戲取樂，該鎮親至往觀，毫無顧忌。此應嚴查者一也。以上各節，本部堂查訪確鑿，均非傳聞過當之詞。不意該鎮沾染惡習，如此之甚。本部堂一面派員再行密查，一面仰該鎮逐條明白稟復，專弁坐輪船送來，守候批示。一面將僅發半餉八箇月，清結六箇月之章，立即更改。果能翻然改悔，力除積習，本部堂尙可爲該鎮保全聲名，另籌整頓之法。即欲多請銀兩，亦可勉強批准。倘再飾詞強辯，欺瞞上司，必行嚴參治罪。且勇怨已深，軍心可畏，若不及早挽回，聯絡士卒，恐該鎮將受不測之禍。稟之！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會合唐仁廉，勦賊大獲勝仗，由：

此股逆擒，貴軍門日夜追勦，足無停趾，解散擒斬，不可數計。

三年積憤爲之一舒！昨又調婁軍東來，替防運河，騰出盛軍，傳軍合力兜勦，諸將并心壹志，當可遂收聚殲之效。貴軍門首建倒防運河之策，或者有志竟成，努力爲之，慎勿稍萌矜氣也！

潘藩司鼎新稟勦賊獲勝，由

昨准李爵大臣來函廿九日，銘勦等軍在壽光一戰，殲賊無算，已有殄滅之象。三年來縱橫馳逐，直至今日漸有歸宿，實惟銘營及該司之功居多。軍事成敗，雖非意料所及，然真能苦心經營，在天必鑒憐而玉成之。現在餘孽無多，惟盼各軍搜絕根株，俾東蘇各民苦盡甘回，中原亦得安枕矣。

婁鎮雲慶稟奉批嚴查各節，遵即更改，請示，由

詳閱來稟，於本部堂嚴查各節，據實承認，尙屬不欺。惟所稱發十月分餉銀，每勇二兩，各營勇夫無怨恨之詞，而謂另生異議者，悉出自逃勇。此語殊不可信。當該鎮傳此令時，並未與營務處商定，未與各營官商定，未發京摺，未出告示。此本部堂再三確詢而得者，何必強辨提公夫以充公用之說，所云催解巡查等員，當在金陵定章時，何以不稟。厥後添用委員，無款可給，何以不稟。此亦強辨之顯者。現在既知悔過，如果能立時更改，各營之親兵長夫，果能飭歸本營本部堂不復深究船價及委員薪水，有初定章程所無者，并准該鎮開報，飭臺添發。至所稱各營飭將家眷送歸，并未剋扣船費，起軍裝運米糧，概用長夫等節，本部堂再當動訪密查，以證該鎮所言之虛實。此次姑免參辦，曾參將紀籌前來稟

見，堅不肯說。本部堂再三嚴詰，始肯細稟。此後該營縱無人員前來金陵，本部堂亦必別有耳目詢訪之法，無謂隱情不能常常洞察，無謂寬典可以常常倖邀也。營營戰守，本屬可靠，惟積習太深，利心太重，該鎮與鄧鎮若能極力整頓，日後勦名尙未可量。若再隨波逐流，如前此之所爲，則斷不寬貸矣。勉之！

同治七年戊辰歲五月起，金陵督轅

吳提督長慶稟拔隊抵德州，并報賊情，由

此股逆捻現經各軍四面圍勦，其勢已窮，固當加意防其衝突。而該軍扼紮德州東北之柘鎮等處，兵民相聞，浮言易生，尤宜嚴束勇丁，力戒騷擾，是爲至要。淮軍屢立大功，而直隸、山東、商民及京城士大夫聞多不滿於淮軍之詞，其故全在紀律不嚴，與民相仇。雖他軍所犯之案，而惡名亦歸於淮軍。本部堂深以爲憂，該統領素存愛民之心，望時時諄囑弁勇而切戒之。

受業陳枝蓮稟前刻勸誠淺語等條，請祈廣傳教訓，由

本部堂前撰勸誠淺語流傳已久，重刊亦無不可。至水師八條係初成軍時所作，厥後已有更改之處。行軍十要則係湘果營蕭統領所作，觀首句欽差得勝愛民歌云云，若爲本部堂自作，斷不自稱欽差，可知矣。其教訓婦女四條，無論未必一一遵行，即使一家遵行，亦決不可傳播於外。仰迅速毀板，并收其已散者。至囑至囑！

銘字營劉軍門銘傳稟捻逆全數平滅，由

張逆凶悍善戰，擾亂多年，蘇皖豫鄂秦晉直東等省，悉遭蹂躪，人怨神恫，罪惡滿盈。貴軍門抵營後，於酷暑之際，力疾馳驅，迎頭痛擊，全股遂就殲滅，厥功偉矣！防河之議，實創始於貴軍門。去年苦戰，而東捻肅清，今歲再戰，而一股蕩盡，勞苦勳高，蔚爲諸軍之冠，可勝忻慰。張酋或死或遁，既經派隊搜捕，諒不至再有波瀾。積年巨寇，一旦掃除，真敷天之大慶也！

管帶禮字等營楊參將鎮魁、一管帶河溪等營蕭以德稟拔營抵徽日期，并李道函調截留由。

凡行軍必須隊伍整齊，必須體恤士卒，豈有一日行百二十里之理？既行百二十里，則是夜鍋帳擔子必多，未到各勇必多未喫飯。次日又豈可再行出隊？此李道之失，該將等亦不能無咎也。仰速即堅築營壘，挖濠訂樁，以待賊來撲我，我乃緩緩起而應之，斷不宜出擊賊。一面多辦米糧，以備緩急。前面敦揚參將云：『紮營打仗，須學霆軍規矩，肅靜須學湘軍。』尙記之否？能學得幾分，否？自接此批之後，仰該二將，每日專差送一稟來，守候批發。

兩江忠義局委員楊德亨稟請假兼謝恩，並懇銷差，由：

如稟准予銷差，至末幅所陳各語，本部堂在江多年，於『察吏安民』四字實多未盡之職，士民依依相愛，祇增慚赧。『自靖自獻』之箴，先正王船山亦以此四字爲人臣屋漏自課之道。受恩深重，敢不以此自勉，當常存寅畏，期可對江南良友耳！

兩江忠義局委員陳牧稟母老多病，懇恩銷差侍養，由：

該員貞介絕俗，孝友篤摯，不愧艱苦特立之士。在營多年，未嘗任以繁劇之職，然與二三賢俊，隨事匡諫，獲益良多。現以母老多病，乞假歸養，篤於根本，應即如稟銷差，俾遂天倫之樂。所有採訪忠義局務，候飭汪敦論士珍接辦可也。

貢生凌允熙稟明張編修船鹽運售，由：

張家分單甚屬公平，鹽務經理亦極妥協。惟張編修身後所得各處贖銀兩，究有若干？徐海道衙門勒追葉榮繳出之銀，究有若干？仰再詳細稟復。一二年間，張忠教兄弟漸漸成立，仍令稟商其母，酌贈五百金，與爾肫兄弟，以體張編修生平愛敬其兄之意。酌贈五百金，與葉家以體張編修生平厚待僚友之意。該貢生審時度機，代爲料理，則公義私情兩得之矣。

同治八年二月起，至九年七月止，直隸督轅：

飭江海關先於洋稅內動撥解直銀兩：

爲札飭事爲：照本閣部堂於本年正月十七日在京師具奏，略陳直隸應辦事宜，摺內請旨飭下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每月撥銀三萬兩解至直隸，稍資周轉等因。奉旨允准，業經先後鈔摺咨會馬督部堂、丁撫部院，查照在案。此項銀兩，若由陸路解運，實屬艱難濡滯。直省待用維殷，無可挪撥。查本閣部堂前在兩江任內，奏留江海關二成洋稅，爲造輪船之用。去年交卸時，該款存有二十餘萬，應飭該關應道先於此項二成洋稅內，動支二月銀六萬兩，由天平恬吉等輪船押海運北上之便，搭解來直，以資應用。將

來江南協濟直隸指明何款如何歸款由該道稟請督撫兩院核示遵行。候海運事竣仍由上海另搭輪船月解協餉三萬到津轉解保定其輪船運解水腳每次每萬須費若干統由該道妥為經理不必動用協款三萬之正數亦在二成洋稅項下開支。候支用數月後本部堂再當酌度函商具奏。合行札飭札到該道即便遵照撥解仍將遵辦緣由具復毋違。

批青縣文生張化敷等呈懇京控姚式熙等勒捐案情

前據監生鄭昇平稟控杓棍葉芳青與權書邵化棠以修城為名勒派肥己等情業經批司飭府確查在案茲據該原告張化敷等所控各情核與鄭昇平稟控情詞大略相同自應併委查辦仰布按兩司即飭新任天津府李守作速前往迅將該生等所控各情一併查明稟覆核辦至借修城為名劣紳蠹書互相勾通該局勒捐侵蝕肥己擅作威福皆屬意中之事本閣部堂前在江南嚴禁紳局勒捐頃遵化州稟請勸捐修城又經批飭停修並禁紳局辦捐矣仰布政司札飭通省州縣不准聽信局紳慫恿勸捐修城壹意與民休息無違粘單稟並發鈔單備案

札飭密查廳汛員弁辦公情形

為札飭事照得永定河廳汛各員本有廉俸銀兩本年試改章程又各增給津貼銀兩所得較優自應潔己奉公認真修理工程惟查河員積習領款一到先肥私囊於購料修工不過奉行故事漠不關心今年試改新章該道等於廳汛中擇賢者而用之酌

發薪水以養其廉其吸煙晏起嗜利偷惰者不必委用如因未得派工之故懷疑怨望造言誤工者立即具稟密參其業經派工之廳汛員弁如有不認真經理習常蹈故革減偷安者該道等亦即據實密稟揭參本閣部堂立為專摺參奏不准留任留工該道等倘為瞻徇迴護亦必專案參辦不循常例合行札飭札到該道立即遵照切切此札

批新城縣吳令稟勸捐挑挖縣屬河道

修補隄捻以衛農田鄉民生計攸賴捐貲當必樂從鹽當商在此營生亦屬分應捐助本可無庸議獎惟新城瘠苦之區集費不易應准酌給獎敘以期踴躍仰清河道轉飭認真經理務令河道深通隄岸鞏固仍俟工竣報查

札飭徐守查視永定河引河情形

為札飭事照得永定河工業經本閣部堂札委永定河徐道候補蔣道分別承辦在案現在業已興工本部堂於南四南七引河尤不放心應派候補知府徐本衡前往工次查視該兩處引河辦理是否合法詳細稟復其南七以下情形本部堂未經勘驗並派該員逐段查勘河身果能放溜東趨否繪圖貼說稟復核辦合行札委札到該員立即遵照馳往妥辦毋違此札

批司詳通飭各屬清理同治七年臘月以前積案先行造冊報查

查直隸省向來章程各州縣月報之事五種曰已結未結各